

在這

廣大無涯的蒼穹下

●記這屆諾貝爾獎詩人●

夏傳書

引 子

一個古代詩人，去年以來，臥了一個冬季的病，慢慢他覺得身體已沒有怎麼樣，但是，斗室內爐火暖暖，似乎還殘留着去年風雪的寒氣，他想像不出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坐起來，打開厚厚的窗幔，打開紙窗，一陣薰面的南風吹來，看，池塘已經生滿了今年的新草，小鳥鳴唱在花樹之間，春天已經來了，整個世界都是新生的，幼苗的，甚至是人的氣味，他禁不住驚叫了。

池塘生春草，宿鳥變鳴禽。這一代的使命從他這裏開始了表

露——

一、諾貝爾獎和西班牙詩人

今年諾貝爾獎獨具慧眼，頒給了一個西班牙老詩人雲辛·亞力山大（Vicente Aleixandre 1898—）我們自然有些陌生與驚訝。近年來，諾貝爾獎的政治氣味，我們文壇對世界文風的附庸味道，和瀰漫着庸俗的商業創作，使我們愈來愈少具備對文學趣味的正常認識。我們甚至已喪失了興趣……就以這個西班牙來說好了。

我們對西班牙了解嗎？近年來不少留學朋友們去了西班牙，我們從他們的海外通訊中了解到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況。在我們的印象中，西班牙保守的宗教傳統，自中世紀以來，一直支配着西班牙的一切，由思想到文學作品，由統治者到一般老百姓，影響深遠。西班牙本身曾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之一，也曾是歐非文化橋樑，但是降到了二十世紀，西班牙竟不曾產生像英國那般的工業革命，也沒有爆發像法國那類市民革命，我們只目擊一個中世紀的帝國逐漸凋

謝，淪落到為一個農業本位，沒有高度工業化，長期靠販賣工業資源的三等國家。事實上，倒不是西班牙國土內人民不起來反抗，長久以來，西班牙曾是西歐最多暴力和混亂的土地之一，濫用暗殺和爆炸的無政府主義黨徒常在大都會鬧事，左派暴徒到處行險猖狂，只是，西班牙國境內民族衆多分歧，不能一與和解，北方的工業區和南部的農業地帶，也有地理上的分裂，貧富不均。而城裏的知識份子，未能喚醒全體民衆，共同為新西班牙奮鬥，於是十九世紀末以來，各次的流血和不流血的改革政府，總導至獨裁的軍人政治，最後也最悲慘的結局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內戰。而且，更由於國內分歧意見和不講道理的武力暴動，引起了四鄰列強的內窺，西班牙內戰竟導至納粹德意二國和蘇俄及英法的武力競賽。內戰結果，佛朗哥上臺，屠殺監禁異己，一時西歐輿論大為憤怒，從此，西班牙陷入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內部是一個專制的軍政府，外面政治上受英法等國杯葛，一直到今日西班牙仍不許參加西歐共同市場，最初十年且不得外交上承認，文化上遭受到西歐的普遍漠視達四十年之久。

程。

我想在這篇短文中，大膽嘗試來了解一個蟄居已久的文學，一個久病的西班牙詩人。不單爲了這次頒獎和這個老詩人的本身，也爲了一個歷史性的模型。對西歐來說，西班牙是一個文化較落後的國家，但它的原型仍屬西歐文化體系。我們不妨從其中了解到西歐文化怎樣走進西班牙文壇，和其中整個變化的過程。

在這種情形之下，諾貝爾獎不發給西班牙文學家是不足爲奇的！一方面，也因西班牙內戰後，許多知識份子憤而自我放逐到外國，永不同歸，西班牙文壇頓然成了中空局面。近四十年來唯一頒給西班牙的文學家是希門涅斯，可是他自內戰後已遠赴新大陸，從未回國。今年這一次的頒獎，是四十來第一次頒給居住在西班牙國土的人，頗有歐洲知識份子重新正式接納西班牙文學的味道。

二、西班牙近代文學——鄔南民諾

近代西班牙的文學可以用「九八年代文學」作爲開始。一羣文學家目睹了一個舊式帝國主義，被一個新興的帝國主義所擊敗，一八九八年美國西班牙戰爭，西班牙大敗，割菲律賓等殖民地求和，而拉丁美洲等大殖民地則先後獨立，帝國崩潰。西班牙愛國的文學家一方面想追尋已失落的過去黃金時代的遺風，重新在國內鄉土中建立文學和民族自信心，一方面檢討失敗的原因，提出了要西班牙歐洲化，即是引進歐洲近代思潮，希望國家得到衝擊和改革。這一種愛國主義的思想，本身並無衝突，而也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下，世界各落後國家的正常反應。

九八年代的作家羣包括西班牙近代大哲學家鄔南民諾 (Unamuno)、散文家阿佐林 (Azorin)、詩人麥加多 (A. Machado) 和希門涅斯 (Jiménez) 等。鄔南民諾可說是近代最偉大的西班牙人，他一生充滿了矛盾，也刻劃上了西班牙近代史的投影。在他的哲學和文學作品中，他是過份強調地方傳統的，但他的傳統來源自他熱愛的祖國土地，他創作和發揚了近代西班牙詩中的「鄉土」主題 (Paisaje)。過去的歷史榮光在閃耀，他一定得從土地上，文化社會上

，史上尋求復興之源，也只有在鄉土上，文學才會喪失西班牙人的性格。鄔氏的詩文環繞在西班牙鄉土、家族史、和上帝的個人的永恒。同時，他在歷史中體會了悲劇和奮鬥的生命意義，他生在一個時代，不得不接受和對抗風起雲湧的歐洲新思潮，那是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人文的良知危機，他是第一個近代西班牙人跟隨和介紹這種思潮，他認同了康德、叔本華、祁克果、尼采，和德國基督新教的神秘哲學，基本上他是純個人主義和唯心的，生命對他悲劇，也是無限延伸的一種憂苦，他走不出來。但是，那也是當時那一代的普遍不幸。事實上，連他的生命也代表了西班牙文學家的蛻變史。天主教家庭出身，念完大學後在一大學任教，他開始唱出鄉土之歌即是西班牙之歌，一九二四年由於自由言論他被獨裁者放逐，直到一九三一年西班牙成為共和國他才回歸，作為一個共和國的自由英雄和鬥士，內戰爆發，他被軟禁在家，憂苦而死。

他的故事說明了西班牙的文學家，他們要掙脫着落後，尋求個人的自由，一方面還歸鄉土，一方面向外國尋求解除中世紀束縛的訊息，在他們生命上，他

們更爲了整個民族的民主和自由，不惜奉獻了自己的生命。於是，在內戰中犧牲或自我放逐成為廿世紀西班牙知識份子的主題，羅卡和黑南德斯是前一类詩人，阿碧帝和舍魯達是後一类。唯一的特例恐怕是這一年的諾貝爾詩人亞力山大，也許因此之故，他佔有了歷史上稀有的地位。

三、西班牙近代詩壇

近代西班牙詩人的追求是：他們要保留自中世紀以來西班牙的傳統，甚至要用民歌口語式來表達農民、地中海、陽光海岸，和鄉土感情，但他們也同時要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

二十世紀西方詩人有一個大突變，那是由於產業革命以來中產人走上世界舞臺，他們建立了科學和工業技術的系統，也因此而矗立新的都市。所以近代文明環繞「機械」和「都會」而產生。波特萊爾的詩便是新一代的先行者，也由於都會中的知識份子，脫離了中世紀的行會和教堂的束縛，詩和文學慢慢成為獨特的和專業的，詩人有專有的語言，孤單的世界，獨

有的個人典故和詩意，近代詩已由一種知識界共有的對話變為純個人表現自己的自語。在歷史意義上，固然它代表了一種反抗傳統，尋求「自我」的發展。但也同時走入了象牙之塔，人沒有在羣體中得到意義，而且常是全體沒有獲得自由時，先強求個人自由，或在現實社會沒有獲得民主時，先在「幻想」和物質上求取民主，於是，文學和藝術的表現上，常見到的是毫無目標的創作，沒有歷史意義的純反叛。西班牙的現代詩壇，正是這樣發展過來的。

「九八年代」的詩人文學家，在世紀初發展的所謂「現代主義」(Modernismo)相類於法國的象徵主義，就先刻意地在技巧和語言上努力，要擺脫天主教會和舊勢力的控制，於是從日常生活中退隱，他們找尋東方式的神秘，中世紀來的靈感，或求取各種逃避和麻醉，認為這樣才找到藝術上，美學上或感官上的美。自拉丁美洲來的詩人達里奧(Dario)就是利用音樂上、異國情調上、形式上、感情上，及騎士浪漫式的創作，使當時的詩人漫成風氣，大受其影響，在詩的風格和韻律上求發展。西班牙近代詩，也在

二種主流：鄔南民諾的鄉土主題和現代主義的美學至上(如希門涅斯的詩)的極端徘徊。

共和國年代的詩人是屬於第二代的近代詩，也是第一次大戰後一代，這一代比九八年代更走極端，詩作一方面更追求舊傳統，另一方面却接受了佛羅伊特和當時流行的達達派和超現實主義，他們尋求純詩、自動寫作、個人意象，寫自由體詩，事實上，他們比任何一代更浪漫和冒險。像哲學家奧迪加且叫出「藝術的非人間化。」這期的重要詩人，如羅卡、阿碧達、舍魯達和亞力山大，都大量運用超現實技巧寫作，然而西班牙的歷史和世界的現實都在飛速的發展，他們終於改向，回到現實的蒼穹下寫作，羅卡和舍魯達捲入內戰中，而阿碧達和亞力山大筆調改到法西斯和人間來。

也許我們結束這年代可用幾句話，舍魯達曾批評亞力山大運用超現實技巧不是作為一種個人解放的工具，而是一個掩飾內心憤怒的面具。亞力山大晚年檢討自己時也說：

超現實是一個躍到人間的跳板。

四、亞力山大的詩人旅程

確實，亞力山大是西班牙近代詩的跳板，聯接內戰前和內戰後的橋樑。我們或者可以說，即使亞力山大不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詩作也沒有帶來新革命、新訊息，然而他的詩人旅程竟素描了這世紀許多文學者的蛻變史，尤其是西班牙的。

亞力山大出生在上一世紀，經歷了世紀初西班牙帝國的沒落，和知識份子掙扎求取自由的歷史，他一生多病與死為鄰，竟能穿過幾個時代，從早期接受「非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到晚期從絢爛歸於平淡，大有清人詩「赤手屠龍千載事，白頭歸佛一身心」的現代詮釋。

他一生大部是寫詩。他早期詩作充滿了西班牙詩的傳統，「個人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接受了純詩和超現實的技巧，也由於長期患病，他中年生活都退隱在鄉下和病床上，精神和肉體受到全面孤獨的控制，他讀着佛羅伊特，也因而探討一種潛意識，甚至虛無的意念，例如在「肉體的命運」一詩中，他表現

了人生不過為光線的一閃，被愛消耗着，然後便化作虛無了。但詩人也許不願是絕望的，他把海洋作為生命的原始，也是生命的結束，一種永恒循環的生死過程：

人羣的肉體，倦的岩石，灰色的堆積

在海邊是有知覺的永遠

是生命沒有窮盡，沒有……

對一些啞默，有限的手，被禁囚了，

且亦永遠疲倦的；；活潑潑的，我們仍出生着。

這一類神秘主義的主題，是他早期詩的特色，生澀而費解的個人象徵。也可以看出他在追求宇宙創造的合一，因而通過了一段幻滅和大破壞的過程。也許是他要對現狀，道德上，心理上和社團上的囚禁反叛，利用了形而上的破壞與愛的團結，也就是避免直接攻擊它，只需要在較高的抽象層次改正即可以。另一方面，他詩作中出現了不少佛羅伊特所強調的，如「性衝動」的力量，挫折的後果，愛和死的衝突等，這

些詩作，如「大地的熱情」（一九三四）中，他竟有這些的詩句：

我記得一日一條綠色美人魚以
綠得像月亮顏色張開他受傷的
乳房，裂成二邊像咀巴一樣，且
要求吻死的影子……

這種詩風自然深受佛氏性解說的影響的了。他另一本詩集，「劍如唇」，還是繞着死，無極限的自由和愛上面。在以後幾本詩集：「毀滅或愛」（一九三三）「只有世界」（一九三六，一九五〇年方出版），等等，他重創了新的語言，來描寫一個流動世界的形象；一個滿有神秘和黑暗的世界，而它的基本纖維是慾愛。亞力山大還未走出個人的圈子。

一九三六年內戰期間，他生了大病，內戰後他住在馬德里鄉郊，朋友和詩人同伴們或死或離，只有他像一個無能者留在後面，他從一九三九年起寫新詩集「天堂的陰影」。在第一獻詩：「詩人」，他說：

是的，詩人，拋却這本書，雖然他假裝在書
頁中藏有陽光

和面對面的向着光芒，你的頭爲山岩所支持
你那遙遠的腳感到夕陽最後的吻
而你舉起的手甜蜜地觸着月亮
而你的垂下頭髮在羣星中流下痕跡

竟然是對內戰時期朋友一種回憶或讚揚吧。下一首也是一首頌歌：「黎明的動物」，他詠唱天真無邪的大地，純潔的，未經罪惡人手的：

「你生活在那裏，每日他看見了大地
光芒，熱……」

「小鳥每天早晨誕生，
驚訝地，一切新鮮的，活生生的，天頂的
。」

他用童年天堂的追憶來反映現實的受苦，這裏我們看到詩人已開始走下寶座，到世界來與人同住了。

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內保持中立，得到一個

喘息的機會。也由於戰爭，轉換了一些現實的面貌。詩人亞力山大改變了。這個改變來得不易，或者竟是一種作者和讀者交流經驗的結果。他終於走到了廣大的蒼穹下，這一塊人類文明的平原。

五、「心的歷史」

西班牙內戰後，佛朗哥政權和鐵腕統治，重新建立封建獨裁的帝國政權，自封為終身元首。在這種不良的空氣之下，西班牙知識份子放逐的放逐，死的死了，最令人惋惜是內戰中死去羅卡，內戰後在監牢中死了黑南度斯，這二個熱情而深具才份的詩人，他們爲了愛而寫詩，也爲了愛而放棄了寫詩，他們都有機會成爲西班牙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但結果他們光榮地選擇了自由民主，爲了衛護自由、民主而犧牲。

內戰後一代是無辜的，也是彷徨的，他們找尋不到歷史，街頭上只有戰前一代那些虛無抒情的作品，整個共和國的歷史被毀滅了，放逐和犧牲的詩人作品不准出版，他們只好重新走入古典詩人的鞋痕中，以「新古典派」出現的詩原則上是晦澀含混的，講究韻

調的，和憂鬱抒情的。但這一派的壽命並不長，新一代終於找到了亞力山大，他們每日到他家中來談詩，他們從他身上和歷史見證了上一代的思想 and 行爲，也得到鼓勵和傳遞下來的火種。逐漸地他們寫出了不滿的詩，接受了鄉土社會的上一代的傳統，寫出了現實生活的詩。從一九四五年起，西班牙戰後一代的詩終於出發，這一代詩的主題完全奉獻給時代真實和社會真實。生命是一種追求，一種要做的事，可以用敘述形式出現的。他們的詩作都對不公平，受苦的人作最大的關懷。他們用自由詩體創作，目的在寫給平等地位，兄弟一樣的同時代人所讀的。他們甚至攻擊美學。這一代重要詩人有 Hidalgo, Gaos, Rosales, Hierro, Viranco, Celaya, Blasde Otego. 其中大部曾從亞力山大處接過薪火。

在這段時間中，亞力山大也老當益壯，寫出了二本重要的詩作：「心的歷史」（一九五四）和「在廣大無限的蒼穹下」（一九六二）這二本都代表了一些新詩風，也是他和其他詩人接觸，體會的新潮流衝擊和結晶。

在這二本書中，亞力山大認為詩不過是一種默契

和溝通，但人類大團結才是真正主題，人只有在人羣中才有存在意義，而且同時，只有在聯合世界上各種奮鬥的力量才有意義。在「心的歷史」中，他用最深邃和最高貴的意義來提及歷史人和存在人，他提及他的生命和過去，但正是人的孤獨的反面，他體認了人不是單獨存在的。他走到街頭上去描寫老人和孩子，也描寫人的各種器官，描寫鄰居、市鎮、廣場，甚至過路的女孩、訪客……他還寫着某些憂鬱，但不是悲哀或絕望，而是一個老人平靜的晚年。愛情像花粉一樣：

愛人知道它走過去

愛情自己也會過去

而這種他心中熊熊的火不會過去

具證了純潔地永恒過去時的甜蜜甬道。

在人的社會中，詩人看到了文明的進步。「在廣大蒼穹下」這本詩集中，他已不再寫以前純個人幻念的愛的宇宙，而是血肉的人，且圍繞人的歷史和生活現實中的世界。在開始第一首獻詩中，他寫了「我為

誰寫呢」(Para Quien Escribo)，他說他不為那些漂亮衣裳的紳士，或他憤怒的髯鬚，不為馬車或深閨的婦女，他堅決地說他寧願為那些不讀他的人，忙碌的女性，睡在夕陽下的老人。過路的女孩，坐在庭階上的老婦，他確定地說他為愛人們寫，為那些眼中有煩悶的人，為那些分擔他的憂苦的，為那些不願的，為一切人而寫。

一個又一個，為羣衆而寫

為他們的胸懷，他們的嘴，

他們沒聽見我的耳，

我的話在那裏存在。

在最後一首 Epilogo，他宣告了世界是一體的，只有一種物質，人在任何地方，孩子的笑，腳的血肉，大山、都市、歷史、作家和戰士中皆具到了。

亞力山大完成了他八十年來的寫作過程，歸結在他在夕陽下的市鎮中。我們眺望他整個過去，看他像現代歷史一樣，由於負擔着太多的過去文明的包袱，他蹣跚地走過來，終於走到市鎮上人羣中，也分擔了

所有人共有的苦難和愛。

但現代詩人活着，西班牙的詩和世界的近代詩何處去呢？從亞力山大的蛻變史中，我們看到，近代詩的內涵是要表達人的和社會的真實，像他們活過那樣，詩是溝通大眾，也是為所有人而寫的，詩人純潔化了語言，把痛苦、希望、宗教和鄉土的詩放在日常生活中，最近的或剛過去的生活中，把人的思念和感覺作為一個歷史物來看。詩是寫在生活上面。

我們自己的詩該怎樣寫呢？會有一天，我們看厭了「等閒省議東風臉，萬紫千紅總是春」的時候，也會像久病中驚叫着我們的鄉土，

池塘生春草

宿鳥變鳴禽。

中國不再是一個無聲的中國了。

我試著把亞力山大的兩首詩翻譯如下：

El Viego yel So l
Vicente Alexandre 原作

老人和太陽

他活得很久了。

他常靠在那裏，靠在樹根上，一枝很大的樹根，在許多太陽下山的時分裏。

我常那時走過，停下來看看他。

他老了，一張皺紋的臉，眼睛裏閃着比憂鬱更多的抑制，

他靠在樹根上，陽光先照在他身上，輕柔的咬着他的腳，

而在那裏停留了一會，像縮成一團的樣子。

然後陽光爬上來，淹滅了他，溺了他，

溫柔地拖着他，聯繫在甜蜜的光線中。

呵！這種「老」生活着，這種老活下來，怎樣的消散呵！

所有的熱望，他悲慘生命的故事，剩下皺紋，他腐蝕皮膚的苦難，

怎樣慢慢的離開，歸檔一樣的，消失了。

像一塊岩石，在毀滅性奔流中失蹤，輕輕的瓦解

了，

在一陣巨大回響的愛情中投誠了。

這樣子，在這沉默中，老人慢慢地變成無物，慢慢的交出了自己。

而我見到這個偉大的太陽慢慢地用愛咬嚼着他，使他睡去，

爲了一點一點地要了他，爲了十分小心的把他溶入他的陽光中，

像母親那般溫柔的把孩子放回她的胸懷一樣。

我走過和看見了。但有時我只看到剩下的一點兒。差不多他生存的一微小部份。

這個可愛的老人，甜蜜的老人所遺留下來的，已轉給陽光了，

和極緩慢的散失在最後的陽光中。

像許多這世界看不見的東西。

(Historia del Corazon)

Vicente Aleixandre

El Poeta Canta Por Todos

詩人爲所有人唱

I

他們全來了，你看着他們走過。

呵！是的，在那裏，你何等喜歡要在裏面和認得他們！

你內心中的激流使你惱怒。

悲痛的凝結，潑迸在

那些啞默的肉體的內牆上。

而用了最后力量你決定了，是的，他們走過

所有人都走過中，有小孩，女人，面色沉重的人明顯地在悲哀中，掠過了。

而只有一羣，一個個體，集中爲一列

而你，你的心在哀苦中，受你底孤獨的悲痛所震動，用最後的力量你投入了。

是的，最後，你真的找尋到和發現了。

平靜地在那裏，你自己也加入了。默然地你跟著

走，

像震動和慰藉一樣

而你以一種滾動姿態推向前走。

而你聽見了一個雜音，像啞默的頌詩。

這是千萬顆心聯成一顆心，帶導着你。

II

一顆心帶引了你。

拋棄你的愁苦。擴張你自己縮小的心。

一顆心穿過了 you，一聲心跳跳上你的眼睛中，

有力地侵入你的身體，挺起你的胸膛，要你揮動

手向前行。

而當你站起來一會兒，當你提高聲音一會兒，

我清楚地知道你唱什麼。

那些從黑暗軀殼幾乎永恒中出來的，聯結和像雷

電般閃耀的

那些突然在你大叫中通過肉體和靈魂解除了束縛

的，

正是引導你走的聲音，真實的和高揚的聲音

你可以聽見你自己，你驚訝中發掘了你自己。

你喉中奔出來的聲音，從所有分散的心中

純潔的出生在天空中。

III

而為所有的耳朵。是的。看他們怎樣傾聽你。

他們傾聽自己，他們傾聽一個為他們歌唱的聲

音。

巨大的歌，波浪般移動。

而你全被感動了，幾乎溶解了，認清了自己是他

們存在體中的一塊。

那帶引他們的聲音，像舖成一條大路

所有腳都踩踏在上面。

踩得好漂亮，用他們的血肉走着

它開放和奉獻，所有的人羣嚴肅地通過。

它升起如一座山，在這前行的途徑中。

走到一個清朗的山頂，太陽照在他們的額頭上。

而在頂端，在他們的偉大中，現在所有人都唱

了。

你的聲音給表達了他們的意思

你的集體的聲音抬起了。

和一種力量的天堂，完全地存在

現在威嚴地回應了所有人類的迴聲。

(Historia del Corazon)